

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，1949年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年。也是我与我的同学扭秧歌扭得最多的一年。

年初， 欢庆淮海战役胜利

我的家乡安徽萧县（原属江苏省）是淮海战役的战场。淮海战役总前委只开过一次会议，那会议，还有那张举世闻名的总前委刘邓陈粟谭五人的合影，就是在距离我姥姥家纵瓦房只有几百米的蔡洼（洼，因地势低洼而得名。有的书上写成“凹”，不对。）拍摄的。我的家乡在战役中的经济损失是极其惨重的。我的家乡在战役中的政治收获又是极其巨大的。

先说经济上的损失。淮海战役，共产党称“淮海战役”。国民党称之为“徐蚌会战”。这就是说，国民党要守徐州和蚌埠，解放军要攻克徐州和蚌埠。在这六十多天的战役中，我们家乡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三次大的洗劫。

国民党要守就要调兵来守。调兵，这兵必然要经过徐州下辖的萧县。所谓“经过”就是一路抓人、打人、抢东西。记得经过我家乡的是邱清泉的新五军。他们简直是无恶不作，走的时候要拿老百姓的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。——这是第一次洗劫。

第二次洗劫是，国民党守不住了，要突围。从徐州向西南突围，又要经过我的家乡。这时候，我不在家乡，去豫皖苏三专署，又称萧（江苏萧县）宿（安徽宿县）永（河南永城县）专署，看望刚从黄河北打回来的爸爸了。后来知道，抱头鼠窜、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军队在突围时更加疯狂，更加凶残。国民党军是机械化部队，可这机械也有失灵的时候。自己的汽车、坦克坏了，就去爬别人的汽车、坦克。先爬上汽车、先爬进坦克的兵会打、会推正在爬汽车、正在爬坦克的兵。爬不上去的兵，在黑夜裡趁当官的不在，会把官太太挤下去，甩下去。官太太是突围的累赘。被他们甩下去的官太太并不是一两个，用目击者的话说，是“官太太一大串，哭哭啼啼上西天”。翌日，农民在农田里拾到了一筐高跟鞋，还发现穿着旗袍的官太太的尸体。他们对自己人尚且如此，对百姓的残忍就不用说了。我姑且把他们突围时的洗劫算一次洗劫，实际上是一大次包涵若干小次。先经过的抢一次，后经过的再抢一次。大兵抢一次，小兵再抢一次……

第三次洗劫那就更离奇了，是在国民党军变成俘虏以后。战俘还敢欺压百姓吗？仍会欺压！这里至少有三个因素，是我们家乡不识字的农民归来的。第一个因素，是他们欺负了百姓，总以为百姓好欺负，积习难改，本性难移。第二个因素，是乘看押俘虏的解放军看不见他们的时候，“单练软的（百姓）吃”。有一阵子，在我们眼里是俘虏比解放军多。一个战士要押几十个、上百个俘虏。在解放军大小便时，连我这十岁的孩子都要代班看押战俘。天气冷，不可能成天把俘虏集集中在一个操场上。第三个因素是，那些分散居住的俘虏不肯当“解放兵”，企图“抢一把就逃”。逃回老家时，手里有东西，路上方便。

上面三次洗劫说的是地上，除此而外还有空袭。我们萧县，春秋战国时称“萧国”。孔子的 72 贤，其中有两位在我们县。县城很古老，有轱学，有华陀庙，还有八大名泉。在淮海战役中都遭到狂轰滥炸。解放后，我们就住在城里一片废墟中仅存的四合院里。说是四合院，可南屋是在屋框中盖的屋中屋。周围尽是断垣残壁，比“古罗马遗址”还“古罗马”。整个县城没作的不到四分之一。至于被炸死和抓走的百姓不计其数。顺便说一句，被抓走的，解放后被一律视为“反属”，实属不当！

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完全相反，

在共和国成立那一年

◆ 邓伟志

有什么活就帮助干什么活。给好床不睡，睡地上，拱草屋。村上的小孩落水，解放军奋不顾身下到冰冷的河里去救。作风是最生动的教材。两种军队，两种作风，在我们“拉锯区”对比尤为鲜明。军爱民，民自然而然地拥军。没人给百姓培训，百姓就选择了解放军，支持解放军，参加解放军。

因此，当 1948 年秋末，解放军来的时候，老百姓都把解放军当救命恩人看待。两年没见解放军了，有一天我姥姥家的纵瓦房村，来了一支解放军，地下党没有布置，村民就自发地去欢迎亲人解放军。纵瓦房村北头有一家专门为人办喜事吹喇叭的。主吹我唤他来子哥。“来子”二字是不是这样写的，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。来子哥一帮人为解放军吹起了百鸟朝凤。大家以为解放军至少会住上一天，可惜解放军只在纵瓦房匆匆地吃一顿午饭就东进了。我和姐姐站在路边，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，目送解放军离村。忽然有一位军人从队里跑出来对我和姐姐说：“你爸爸就要回来了。”想爸爸，念爸爸，盼爸爸回来已有两年了。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？有确切的日期吗？你怎么知道爸爸会回来？我们很想问清楚，可我们做孩子的太腼腆，不好意思向那解放军叔叔问更多情况，连忙回家对妈妈说：“解放军叔叔说，爸爸就要回来了。”妈妈二话没说，牵着我俩去追解放军。这中间只有七八分钟，解放军就走远了，追不上了。我们全家，包括姥姥、外爷爷，是既遗憾，又高兴，遗憾之后高兴，高兴之后遗憾，那两天我们是高兴又高兴：爸爸就要回来了！爸爸就要回来了！那两天我们想想这两年受的苦，会哭；想想爸爸就要回来了，会笑。



【作者简介】

邓伟志 1938 年生，安徽省萧县人。1960 年大学毕业后，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、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从事理论工作。第九、十届全国政协常委。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、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、上海市未来研究会理事长，著有《邓伟志文集》（六卷本）《谈谈社会建设》等二十余种书。近年发表的论文有《科学人才观浅说》等多篇。

进村见了年纪大的喊“老大爷”、“老大娘”，进了门就扫地，



▲ 淮海战役中，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弹药物品的架子车队



▲ 少年邓伟志，摄于 1949 年

“解放军要打徐州了。”看解放军朝东开，久经战争磨炼的老百姓就能知道是要打徐州了，后来才正式晓得这就是淮海战役的前夕。

淮海战役开始，我们就恢复了儿童团的活动。我当上了团长。纵瓦房村里有一幢最大的三进瓦屋院，住在里面的解放军用短枪的多，拉的电话线多，照相机多，还有电影摄影机。村里的地下党就以为里头住的是粟裕司令，叫我们儿童团为粟司令站岗放哨。其实根本不需要我们站岗放哨，我们硬是要在村庄四周的大路上站岗放哨。——多少年以后知道，粟裕没住那里，住在这东边一华里。那四合院里住的谁，打听了 60 年也没打听到。（本文写出初稿征求意见时，有位熟悉军史的将军说是政治部。）

谁都知道，杜聿明是被解放军活捉的。如果具体地说，是淮海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清晨，我县一位名叫段庆香的农民，向解放军报告后，由解放军抓到的。别以为农民土，我们“拉锯地区”的农民政治嗅觉灵敏得很呐！杜聿明（化名高文明）及其副官要用金戒指换拾粪农民段庆香的破棉服。段庆香虽不知他们是谁，但总觉来路不明，来头不小，便向住在村上的解放军报告。解放军跑过去活捉了杜聿明。当时解放军也只认为抓到的是高级军官，不知道是杜聿明。后来知道了是率领 80 万大军对付 60 万解放军的国民党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杜聿明中将。《大众日报》1 月 18 日报道了活捉的详细过程。解放军派人来表彰萧县的百姓。我县又掀起了祝捷的热潮。“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哪，才能打得赢哪！……”的歌声响彻云霄。淮海战役胜利后，老百姓的翻身感强烈，主人翁感高涨。几乎不分老幼，天天唱“打得好来打得好……”处处唱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。人民政府爱人民呀！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！”唱由我们萧县出去的老革命沙洪作词的著名歌曲：“跟着共产党走……”

不仅唱，而且以实际行动“跟着共产党走”。我们县年满 18 岁的、不满 18 岁的，出身成份好的，乃至出身于地主、大地主家庭的青年，数千人踊跃参军。这里当然也包括我们县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兵从家里一

► 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（左起）粟裕、邓小平、刘伯承、陈毅、谭震林在淮海前线合影

◀ 淮海战役一角。1949 年 1 月 10 日，淮海战役胜利结束，整个战役历时 65 天，歼敌 55 万



过，就带走一批人入伍

仲春， 欢庆南京解放

“打到南京去，解放全中国！”“打到南京去，活捉蒋介石！”这是淮海战役结束后，在我们家乡的墙壁上随处可见的大标语。

三个多月之后，报上刊出了《南京解放》四个大字的通栏标题。那时我根本不懂什么字号不字号，只知道很大很大就是了，好像今天的“两会”报道也没有用过那么大的字号。看了让人心花怒放。南京是民国的首都，用我们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讲，是蒋介石的“老巢”。我们儿童虽然不懂多少政治，但是也知道南京解放的意义是很大的。加之，1949 年时的萧县行政区划属江苏。因此，南京解放的消息传来，县政府组织全县热烈庆祝。

这里还有个插曲。在淮海战役整个过程中，我们萧县可以说是村村都住野战军，有刘邓二野的，也有陈粟三野的。淮海战役结束后，我们萧县就看不见解放军了，只留一个很小的野战医院，住着几十位“挂彩”的伤员。因为一些说不清楚的原因，医院同县政府关系比较紧张。可是，在欢庆南京解放的祝捷大会上，两方面互相感谢，互相致敬，关系大为好转。后来从大人的口气里知道，南京的解放鼓起了大家的斗志，增强了大家的信心。都站得高，看得远，想得深了，单位之间的小矛盾也就不放在心上。

祝捷大会上领导和各界代表的讲话，包括我们学生代表讲话的具体内容，我都记不清楚了。只是有一位农民的讲话，我一听就能记住，记住就是 60 年不会忘记。他把蒋管区同解放区作了个对比。他讲在蒋管区如何受剥削，受压迫，日子过得如何艰难时，说他自己是个穷光蛋。他说：“你们知道我们穷光蛋娶媳妇是怎样娶的吗？我们是‘头一天吃的麦子面，第二天吃的地瓜蛋（又称甘薯、红薯、白薯、山芋），第三天吃的瞪眼看。穷光蛋饿倒了，花媳妇饿跑了。’”他讲完以后，台下有的笑，有的哭。笑，大概是笑他讲得生动；哭，可能是同他有相类似的经历。

在开完庆祝南京解放的大会几天以后，县长朱玉林伯伯在路上看见我，便拉着我的手，来家里对母亲说：“听说，胖孩（指我邓伟志）的大舅——翰民同志率领金陵支队已经进了南京，为南京立了大功。……”什么叫“金陵支队”？母亲压根就没听说过。便问朱伯伯：金陵支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？朱伯伯就跟母亲从头说起：“翰民同志是我的老首长。在叶剑英部队里参加南昌起义。土地革命时期任红十五军师长，抗战时在新四军当旅长，豫东战役（我当时误认为是“越冬”，因为我们家乡把有些农作物叫“越冬作物”）后，在开封办建国学院，为建国准备文化干部。1949 年 3 月，建国学院的大部分学员编入由宋任穷领导的金陵支队，准备接管南京文化界。翰民同志任四大队副大队长。”接着朱伯伯又说，是他的一位亲戚也在金陵支队，因病回乡告诉他的。金陵支队从合肥赶往南京的路上，在全椒接到了南京解放的捷报，因此南京解放后一两天，翰民同志一个人先去南京。4 月底，再从南京过来接金陵支队，投入了接管南京的工作。——顺便说一句，有部电影不知出于什

么考虑，把 1949 年春的金陵支队移植到抗战胜利之后，是不符合史实的。

知道大舅进南京的喜讯后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，母亲便带着我去纵瓦房给外爷爷和姥姥报喜。到了姥姥家，见刘窑的大表舅（著名雕塑家刘开渠的哥哥）也在外爷家里。他也是来报喜的。信息来源是一个，也是朱伯伯的那位回乡治病的亲戚告诉他的。他们说起大舅在南京第一师范读书时成绩优异的情况。外爷爷乐呵呵的，命我拿砚台磨墨，他在浅黄色的毛边纸上写了首“庆祝南京解放”旧体诗。

金秋， 欢庆共和国成立

淮海战役胜利以后，我一蹦一跳地进了“龙城实验小学”。实小是全县设备最好的小学。可是也有一台电子管破收音机，一会儿有声音，一会儿没声音，打一巴掌可能有声音，不打就可能没声音。共和国成立的实况是老师听了广播以后告诉我们学生的。

在广场，中学、小学、县大队互相拉歌。《解放区的天》《打得好》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《永远跟着共产党走》的歌声此起彼伏。在这之后，老师就开始教我们学唱国歌。记得还有支歌，一开始唱的歌词是：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”。正当我们唱得起劲时，歌词又改为：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，加了个“新”字。六十年了，这歌我还会唱：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共产党她一心为人民，共产党她一心救中国。她指给了人民，解放的道路，她引导着中国，走向光明。她坚持抗战八年多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。她建设了敌后根据地，实行民主好处多……”

最使我难忘的是，政府带着秧歌队给烈军工属送图片。发给我们家的是一张毛主席像、一张朱总司令像，还有一张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的大幅彩色肖像图画。这幅宣传画我几乎是天天看，天天认。

亲朋来了，对这张图也很感兴趣，常向我们讲图上那些开国元勋的故事。讲得最多的是毛主席、朱总司令、刘伯承、陈毅、粟裕。印象最深，现在还记得的是刘伯承的母亲叫刘伯承背书的故事。大家按猜想的生日时间，在高粱地里为刘伯承庆祝五十寿的故事。陈毅关心彭雪枫一家的故事。粟裕七战七捷的故事。这些故事对我的一生都起作用。

六十年了，使我更觉珍贵、更感佩服的是我们苏鲁豫皖交界处的人民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英雄气概。那些停在田野里多年的开不走、拖不动的国民党军坦克车壳早没有了，在我所见到的瓦砾上已经竖起了一座座高楼。我的小学母校、中学母校的破收音机也早没有了，拥有几十、几百台电脑的电子化教室鳞次栉比。萧县分布在各地的高知不下万人。萧县是今天不为人知，明天必将名震四海的教授县。在文化上，萧县早已是闻名遐尔的书画之乡。龙城画派早已走出龙城，刘开渠、李可染（李的村庄原属萧县，后划归铜山县）、萧龙士、王肇民、王子云、郑正、吴然、卓然，还有法国的美术院士朱德群，都是萧县人。在经济上，萧县也早已不是单一的农业了，而是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。我的家乡正随着祖国前进的步伐而不断向前，奔腾不息。